



文樵

丙午马年，春节将至。晨起推窗，天色未亮透，却有温润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腊月里难得的回暖，像故人久别重逢时呵出的第一口热气。

一辆车，五个人，说说笑笑，往楚雄西北的方向去了。

车出城区，景物渐次疏朗。早春的山色已在回暖的瑞气里苏醒，山洼间浮着薄雾，如纱似练，忽聚忽散。路旁的乔木尚未着新叶，光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倒也铁画银钩；只是那树下的枯草，依旧伏着一层白霜。

“过了钱粮桥，就快到吕合街了。”驾车许久后，开车的徐兄说。钱粮桥——这地名听着便古旧，像从明清驿递册页里脱落的一枚印章。过了桥，路便窄了，也弯了。路旁偶有老人闪过，土墙青瓦，颓圮在竹林深处，让人心里一颤：那些旧时光，到底还留着些痕迹。

吕合街到了。还未进街，远远便望见路两旁停满车辆，农用车、小轿车、摩托、三轮车，挤挤挨挨，仿佛赶着来赴一场隆重的约会。我们的车缓缓地挪动，像一叶扁舟，在人流里小心穿行。问了几回路，那些提着年货的乡人，都极热情地指点，有的甚至站住了脚，回过身来，遥遥地指：“往前，往前，右拐进去，那片空场子就能停。”

人真是多。摩肩接踵，说的就是这般光景。主街不长，却被人群塞得满满当当。两旁的摊位一个挨着一个，整整齐齐——听说是镇上早早规划好的，倒也有序。橘子、香蕉、苹果、甘蔗，堆得像一座座小山。红是红，黄是黄，鲜亮得耀眼。新鲜的莲藕还带着泥，折耳根水灵灵的，麻叶青的大白菜肥硕滚圆，都在摊上静静地等着买主。吆喝声、讨价声、说笑声，混成一片。

这便是人间烟火了。城里的超市再大，货品再全，终究没有这般活气。你看那位卖糖果的大妈，五十来岁，圆脸庞，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一边给人称糖，一边和隔壁摊子的老板拉家常，那笑声爽朗得很，直直地撞进人心里。还有那些卖春联、门神的摊子，红彤彤的一片，像一

簇簇燃烧的炭火，把腊月最后的日子里烤得暖洋洋的。

我正看得出神，同行的朋友拍拍我：“你不是说吕合有故事吗，讲讲？”“吕合这地方，古时不叫吕合，叫五楼，又叫吕阁。”我指了指远处，“看，那就是五楼山。”

众人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那山不高，静静地卧在天边，山色青苍，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烟霞里，寻常得很。可我心里知道，那寻常的山上，藏着一个不寻常的故事。这故事里有一个人的名字让我时时想起——明代正德六年的状元杨升庵。

这位才子，因“大礼议”一案，触怒嘉靖皇帝，被贬云南永昌卫，一去便是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杨升庵人生最好的年华，都在在这西南大地度过。他无数次往返滇西古道，这吕合驿，他或许是走过的。

我仿佛看见他了——一个清瘦的中年人，青衫落拓，骑一匹瘦马，在这驿道上踽踽独行。那时正是春天，道旁杨柳依依，山花烂漫。他抬头望见五楼山，望见那传说中“吕祖显圣”的地方，心中该是何等滋味？贬谪之苦，思乡之切，前途之茫，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可他毕竟是杨升庵，是那个写得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才子。他望着眼前的景致，竟还能吟出这样的句子：“云迷沙雨雨，风迎吕阁花。”

沙桥的雨，迷迷蒙蒙；吕阁的花，在风中摇曳。多美的句子！多平静的心境！仿佛那些苦难，都被这烟雨，这山花，轻轻地化开了。

可我知道，他没有化开。他只是把苦难，酿成了诗。在离吕合不远的苴力铺，他写下了著名的《垂柳篇》。驿道旁，一株老柳，在春风里摇着金黄的枝条。他折下一枝，想送人，

可身边空无一人。他只能对着那柳，把那满腔的愁绪，都付与这垂垂的柳丝了。

“垂柳垂柳，你年年发新芽，可我的日期，又在何处呢？”

我站在吕合街上，四周人声鼎沸，笑语喧腾。可我好像忽然间听不见那些声音了。我只看见那个青衫的身影，在五百年前的驿道上，越走越远，风迎着他的面，吹动他的衣袂，也吹落了吕阁的花——那是人间的诗，也是诗里的花。花开花落五百年，那诗句还在，那风骨还在。

不知不觉，日头已偏西。同伴们陆续聚拢来，手里都拎着大包小包，脸上红扑扑的，满是收获的喜悦。只是我们的车，堵在街口出不去了。

正在进退两难时，一个本地年轻人走了过来，问明情况，爽快地说：“跟我来，我给你们带路。”他开着一辆白色的车，在前面慢慢地开，七拐八绕，竟真的把我们引出了那片拥堵的区域。我们停下车，想好好谢他，他却只摆摆手，笑着说：“小事，出门在外，互相帮忙是应该的。”说完，一踩油门，便消失在前方。

路过神庙，暮色渐浓，远山如黛。路过镇口时，我看见一个小酒馆，门前的招牌上写着“吕合米酒”四个字。吕合米酒，是有传说的。说当年吕洞宾点化张仙，用的就是一瓢米酒。那酒香，便从此留在了吕合的土地上。我不知道这传说有几分真，但我猜想，杨升庵当年路过此地，或许也喝过这酒。贬谪路上，风雨兼程，一杯酒下肚，也能暖一暖那颗冰凉的心窝。

酒香入喉，尘埃也好，苦涩也罢，都化在这酒里了。车子渐渐远了，吕合的灯火，在身后连成一片，又渐渐模糊。我摇下车窗，

## 琴茶之间

李雨桐

琴茶有道。在中国，“琴茶”并不仅仅是指“弹琴”和“喝茶”两件雅事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生活美学与精神追求。这种结合不仅仅是听觉与味觉的交织，更是一种通往“道”的文化实践。

每每友人回想起一开始习琴的日子，21根琴弦让人眼花缭乱。再加上手指绑着胶布，不知要弹琴还是要数琴弦或是要看谱，双手忙得左支右绌，大脑跟着天旋地转，无法弹奏出指尖轻盈划过琴弦的悦耳旋律，更无法达到“人琴合一”的境界。

这样的憨态让人哭笑不得。作为琴友，每个人刚开始习琴时都手忙脚乱。然而平日里那些难以向他人言语的心事或是生活中的点滴感悟，在这里却能毫无保留地倾诉。这样的友谊，不在于朝朝暮暮的相伴，而在于琴茶之间的共鸣。

琴茶同韵，每一次琴茶叙后，都会交到志同道合的琴茶挚友。曲终人散时，彼此眼中都闪烁着同样的陶醉与满足，那是对美的共同感知，对雅致生活的共同追求。闲暇之余，我们分享着彼此的琴艺心得，探讨着茶道的奥妙。自然而然间，琴茶挚友已经不再是品茶、弹琴那么通俗，而是将文化内涵、茶事、琴事融会贯通，直击内心深处。

冬日里，金色暖阳普照着整个冰岛古茶园，映射出琴者在冰岛古茶园里指尖下的琴茶心弦。

这里的冰岛不是北欧国家的极寒之地，而是陆羽在《茶经》里都未曾提及的云南勐库万亩世界野生古茶树群落所在地。茶园间，冰岛茶树脚下，一把傣族土陶罐正架在炭火之上。罐里的山泉水沸腾不已，在炭火上“咕嘟”作响，壶嘴吐着白气，像山间的薄雾。

一袭暖黄色傣族筒裙，一头如瀑的青丝挽成一个古典的发髻，用一支玉簪或木质发钗固定，几缕碎发随风轻扬，如同翩飞的蝴蝶，又似灵动的精灵——闭月羞花的傣家女子端坐在古茶园里，抚琴。

她的双手自然地划过琴弦，右手“小搓”，弹奏出曲子的第一个音符，清脆而明亮。紧接着配合左手上下滑音，让古曲浑厚而宁静。加之微风中荡起的茶叶片片留香，《渔舟唱晚》的旋律随山野茶香缓缓流淌而出，漫过山脊，琴韵与叶脉同频震颤。此时，我的心中随旋律泛起一丝宁静，仿佛自己就是那古茶园里的采茶之人，随着茶叶轻轻摇曳。闭上双眼，想象脑海中浮现出的夕阳余晖洒在茶园间，金光闪闪，如同无数颗星星在跳跃。

随着旋律的推进，我的心情也逐渐变得欢快起来，像采茶人满载而归，脸上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他们的谈笑声在茶园上空回荡，与鸟儿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首动人的交响曲。当最后一个音符缓缓落下，我的心中依然充满了宁静与喜悦，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旅行，从喧嚣的尘世中暂时抽离，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之地。

就在这琴声的间隙，茶艺师凭着对音律的理解，同步琴声，手腕轻转，提起滚烫的土陶罐，将沸水高冲入盖碗之中。那一瞬间，沉睡的冰岛古树茶叶在沸水中翻滚、舒展，一股浓郁的、带着兰花香与蜜香的气息猛然爆发，冲入鼻腔。

一曲终了，茶香飘荡，我的心却久久未能平静。“澜沧江与小黑江，汇在一起是茶乡，茶树百丈高，茶花十里香，这里如今是茶祖……”用古筝奏响双江茶曲《好茶在双江》，如清泉流淌于山间，似云雾缭绕于古树之间。

琴者弹奏的琴音中，不仅有冰岛古树茶的甘甜回韵，也有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的淳朴风情，更有千年茶文化沉淀下的古韵生香。一弦一柱，皆是茶语。一音一韵，尽为乡愁。

古筝的余音还在冰岛古茶园上空萦绕，茶席间，傣家小卜少身着傣族传统筒裙，银饰轻响。

## 刺绣的心愿

门图

我母亲是个经历过岁月沧桑的人。她没读过一天书，不识字，可她用自己一生的爱心和辛劳把四个儿女培养成国家公务员和人民教师，用精湛的哈尼族刺绣技艺培养了一批年轻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哈尼族人喜欢穿自制的黑色棉布衣，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故乡仍盛行种植棉花、蓝靛等植物。那时候，无论大人小孩几乎都穿黑色棉布衣，背包、书包、胸衣、头巾全是用棉布制作。

从种棉花到织成哈尼布匹有一套繁杂而又考究的工艺流程。成熟的棉花采摘后经弹、纺等工序织成布，浸泡入蓝靛的黑汁将白棉布染黑、晾干，再将棉布裁成自己所需尺寸，主人根据自己的喜好设计各种花纹图案，用各色丝线一针一线地刺绣在布上。最后，把多块绣有图案的布拼接缝制成衣服或其他物品。

刺绣，哈尼语叫“阿博博”或“康博”。关于哈尼族刺绣，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哈尼族服饰上的花纹图案是哈尼族曾经使用过的文字：在由北方向南方迁徙途中，在过大江大河前，聪明的哈尼族祖先先把文字绣在了衣服上，以防被河水浸泡失传——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穿在身上的文字和文化。另一种说法认为，刺绣上记录的是哈尼族的迁徙路线和故事。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今天，聪明而富有想象力的绣娘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喜好与需求，在绣布上天马行空、别出心裁地创意出精美的图案。

作为绣娘，我的母亲心灵手巧，无论多么复杂的花纹图案，她只需看一两遍或学一两次就会。有时她手到擒来，凭想象设计图案，但凡事地上跑，空中飞、河里游的，都可以刺绣，并且绣什么像什么。每一件绣品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任何人见了都会拍手叫好。

我们四姊妹在故乡读书、生活时，都是穿我母亲做的衣服。书包、小挎包、大背包也是母亲亲手制作的。母亲在劳动之余，一个人要保证一家人的穿戴，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中专毕业后，姐姐、我及妹妹相继参加工作，从此，我们很少再穿母亲缝制的衣裳。

20世纪80年代初，母亲随我父亲定居到勐海县城，她的身份变成城镇居民。从此，母亲不再风里来雨里去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苦干农活了。闲不住的母亲从衣箱里翻出闲置的棉布和针线，开始绣花，制作哈尼族服饰。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母亲做的衣服无人问津。为此，我曾不止一次劝母亲别再绣花、缝哈尼装。但母亲不听，她说：“我以前在老家时织的布剩得多，不用可惜。再说，我平时没事可做，一天到晚在家闲着，找点事做。”

## 春讯

冯国平

在公园里，我看见樱桃树枝梢俏出几粒小小的花蕾，嫩红的苞芽裹着新绿，怯生生探着脑袋；在郊外，溪边又偶然发现数簇细碎的小黄花，星星点点缀在寒枝上。那便是春天将至的信号。

溪水依旧带着冬日的清冽，急绕过浅滩、奔向远方。而江面上的浪涛，却一次次漫上堤岸，向往着回归岸边的温柔。这世间的情与景，大抵总是这般。难怪人们常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流水默然向远，带着无声的冷，不理睬岸边的草木及山石，也不理睬那几点倔强的黄花。可偏是这料峭的冬寒里，一缕缕春风已悄然穿梭，拂过溪面漾起微澜，拂过枝头唤醒苞芽，这细细粒粒，看似微不足道的花，便借着春风的软意，早早破了寒冬，触到了春天的气息。

“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凭君与向游人说，莫作蔓菁花眼看。”千年前的唐朝，诗人白居易便曾在溪边凝望过这细细小小的黄花，惜其清丽，赞其坚韧，时光流转千百年，迎春花依旧是大地最忠实的报春使者，从未负过时光。城中的桃李尚在枝头酝酿，却已被春风悄悄拂醒，春之端倪，竟就这样藏在这小小的花蕾，藏在天地间最细微的变化中，你或许会疑惑，古人的诗词里多少有些牵强附会，可静心细想，当那小花朵借着春风次第绽开，当那枝芽迎着春风渐渐舒展，随之而来的，不正是漾漾无边的芳草，不正是莺飞草长、杨柳依依，不正是“最是人间好时节，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无限春光。

人们常以一叶知秋，一花知春，意喻季节之轮回，自然与岁月的变化。迎春花与春天，是有着冥冥之中的潜在机缘，还是天地间一场毫无相干的偶然巧合？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藏着万缕契机、万种缘由，谁又能说清，是何种缘分，将这原本无涉的花与春，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必然与偶然交织造就的奇巧。

人是天地的造物，有着最机敏的感知、最智慧的思索，能捕捉并总结目之所及、心之所向的万事万物，更能以语言、文字、绘画与音乐艺术，将这份对自然、对生活的感知代代传承。这或许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能于天地间立心的原因。但单就人的每个个体而言，愚与智之间，往往有着惊人的落差，有人心思敏锐，能见花知春、见叶知秋，能从春风初拂中察觉时代的风向，于细微处洞察时节变迁、世事流转，而有些人却浑浑噩噩，终日昏昏然度日，不问寒暑更迭岁月变迁，任凭春风拂过而不觉，在生活的浪潮里随意躺平。

世界从不停歇向前的脚步，时代在科技的浪潮里飞跃进步，在人工智能悄然融入日常的当下，人们的生活、工作，都在发生着悄然的更迭。而所有变化的开端，往往都藏着些许细微的端倪，就像樱桃花蕾、野地的迎春花，就像那一缕初至的春风，你是否曾用心注意过、用力捕捉过、敏锐发现过？

红杏枝头春意闹，人不知春，草木已然先知。人们能从抽芽的枝丫、飘零的落叶间，清晰辨识春去秋来、时节更迭，却总忍不住好奇，草木何以能如此敏锐地感知时光的流转、季节的变换。想来，这便是大自然与万物独有的灵性契机，它藏在风的温度里，藏在露与霜的润泽里，藏在光的明暗时的长短里，藏在天地间每一处细微的变化里。迎春花悄无声息地传递着时节的讯息。

春回大地，愿我们也能卸下心头头的匆忙，走出户外，步履生暖，一路向阳。学着草木的模样，感知春日的美好，与春天同步，与春天同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像春暖花开那样温润且有力量。